



三 通 小 叢 書

無 名 作 家 的 日 記

菊 池 寬 等 著

查 士 元 譯

三 通 書 局 編 輯 部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80

注 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 注意。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 文 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應用技術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教育

美術·史地·語文學

五、淺紫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法律·社會
政治·經濟)

三 通 小 叢 書

菊池寬等著 查士元譯

無 名 作 家 的 日 記

三 通 書 局 印 行

目次

無名作家的日記（菊池寬作 查士元譯）……………一

范某之犯罪（志賀直哉作 查士元譯）……………四八

厭世家的誕生日（佐藤春夫作 查士元譯）……………七一

無名作家的日記（菊池寬作）

實士元譯

五月十三日

結果還是到了京都。在山野和桑田，或者會想我是受不了他們的壓迫，纔來京都的。但也只好由他們想，這也沒有什麼要緊，我總得不想起他們便是。

無名作家的日記
今天才見了文科的研究室，在那裏意外的好書，却有不少。我打算和蠶食桑葉般，從頭起讀完這些。在研究上，我也總得勝過在東京的這一批人。我看了那研究室後，不禁堅決的這般打量。

這京都的本身，我也中了意。今天我走過大學前時，我見了清麗的水淙淙響着望下流的那小溝中，像是白河山來的全紅的樹葉，不知淌來了多少。在東京的街頭，連在夢中也難見到的那麼新鮮的光景，把我的心黏上了初秋的京都

了。京都已是我的所愛了。我決不後悔我的來到京都。

但是，我近來漸漸的被某種不安所襲住了。這也不是別的，就是我將來果有做作家立身的充分的天才嗎？這便是我感到的不安。我平心不自傲的一想，我不像有那樣的天才。在東京時，我爲了對山野、桑田和杉野等的競爭心，我也曾表示出了有充分的自信的樣子。只是現在棄了一切成見，公平的把自己自身一想，我似乎並沒有何等做創作家的天資。

我憂着，我不要也犯了一般有志於文學的青年所多犯的天分的錯認。想起了這事，我便感到不很樂意。在青年的時代，在談着對於文學的熱烈的志望，燃着對文壇的野心的青年，只是等着，却總不能出世。世上那會有比這再無聊的事？我想我怕不要也是這些青年中的一個。有志於人生的其他方面的人，就算稍認了自己的天分，但總不可以勉強過去。因爲金錢或親戚的勢力，會給你

補足你的天分之缺陷。只有有志於藝術的人，他們的天分的錯認，便會是他們的致命的失策。因為世上並沒有補足他們的天分的缺陷的材料。我曾自以為我的天資是和黃金一般的；但跟着時日的過去，我明白了我的天資只不過是銅一般鉛一般的了。罷了，罷了，天分的錯認，即刻會鑄成一生的大錯；只能過一回的人生，也就白白送了。自來爲了天分的錯認，誤了終身的無名藝術家，不知有了多多少少。榮生了一個莎士比亞，在後便不知有多少的小戲曲家，繼續寫了許多無價值沒生命的戲曲。一個歌德沈浸在德國全土的賞讚之中，同時就有不少無名詩人，耽於平凡的詩作中。無名而終的藝術家，在作曲家中有，在俳優中也有無數。爲了一個天才的當選，就有許多無名藝術家做了他脚下的埋草。其實無名藝術家在對於藝術的向上心和良心上，決無劣於天才之士的道理。

3

• 他們只有一個缺點，便是他們的天分，任你怎樣去研磨，總也發不出光，他

4 們的天分比如是銅是鉛。

這樣想來，我自己太難堪了，我覺得自己的可厭了。爲什麼我當初會立志想做創作家？爲什麼當初我又決心向文學方面走？想到了這些，我常覺得自己的愚不可及。我的選了文科，並沒有崇拜文學者的情緒；只不過爲少年時代的鐘感情所支配着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因爲在中學時代，我的作文是很得意的；小這真更是一個愚到極點的原因。爲了少年時代這麼的一時高興，使選定了這個生涯的進程；到了如今，至於非去實行不可了的我，實在也太悲慘了。

但在高等學校的時候，我却稍有些自信，這所謂自信，實也不過是那時自己的真實的天分和境過，能叫我自欺自罷了。或者更因爲山野和桑田，他們的燃燒一般的對文壇的野心和近乎自傲的自信，多少傳染給了我幾分的緣故。在高等學校的時候，在寢室中大家一同並着枕睡着的時候，除了關於文壇的話外

，全無別話可說。尤其是川崎純一郎氏的生動的風格常常成爲我們的話題。川崎氏是我們最接近的目標。他的燦然光耀的出世，會怎樣的峻使了那時的我們的心啊！桑田君一提起這些，他的眼便燒一般熱起來。

「算得什麼？且看我們這許多人中，即刻會有人叫大家仰識！只要不論誰，有一個得了名，便已好了。只要他來把其他諸人提拔起來便得。」桑田這般說時，他很有「最先成名的便是他自己」那樣的自信。

「對的，對的！在文藝部做過委員的，都已在文壇上負了盛名。且看矢部君，小山君，還有和田君，近藤君，不都是文藝部的老前輩嗎？會上文壇，這並沒什麼意外。」表示出天才的樣子傲岸着的山野，和桑田合夥打鏢。我每回聽到他們這樣的交談的時候，總似乎山野和桑田的熱烈的希望和堅強的自信的，一部，直移到了我的心中。我也不覺的似很可靠的。但同時也就受得了一種不

6
安，不要將來在文壇上成名的是桑田和山野；自己則常在他們的蔭影下，終其便以無名作家完事。在這時，山野已經寫過了一篇轟動全校的深諷尖刺的小說，登在文藝部的雜誌上；桑田也在同雜誌上發表了幾個脚本。他的脚本，在老練的技巧和聰明的構思上，完全顯出了水平線以上的好成績。他們兩人便做了文藝部的委員。山野說「做過文藝部的委員的，都已在文壇上享了名，」正好比說「現在做着委員的山野，將來便也很容易的能在文壇上成名。」

喜
我常常對於山野的以自己的性格的堅強為可靠，便無端去傷害別人的那麼的態度，覺得不快。只是那東西的天分，我倒也不得不承認他。山野桑田，他們到底已經踏出了第一步。但我呢，在那時可不必講。就是現在，也還不會踏出；更獨自離開了這一批人，來到了要上文壇是非常不利的京都了。這雖也有為了經濟上的理由；但其他尚有有力的理由，便是在山野和桑田之間，我實在

不堪受他們的秀出的天分所常給予我的不快之壓迫了。更是那山野，他總故意來壓倒我。那東西把自己的優秀的天資和比自己不如的人相比，便以那裏所發生的「優勝感」來培植自己；他是那樣惡劣的男子。他所取作比較的對象的，又往往是我。有一次我讀了芳田幹三的潮，覺得很可佩服時，那東西便來嘲笑道？『什麼！這潮也以爲好？真是難矣哉？』他的嘲笑，是把人踐落般的壓制人的辛辣的嘲笑。每當我讀着稍有味書時，他必定來說出許多使人懊惱的話。但同時我若讀易卜生的普倫得那樣難解的作品時，他便又

『啊，普倫得嗎？你也懂得？』的那麼說起來。在那樣的時候，我真想立起來把他痛毆一頓；但見到了他的白皙的額和聰明的明眸，便感到一種難犯的尊嚴。在體格的比較上，他比我弱多了。可是對於這比我弱的他，我像也無可如何。他當桑田、我、杉野、川賴等有創作志願的人們聚集在一塊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將漸被文壇所公認了；可是總好像有一個要賸落似的。大家做了新進作家而盛極一時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被賸落着。有些奇怪罷？但這一個苦運，或者會輪着我的。」

他嘴上這麼說，却總充滿了自信的哄笑而終。於是即刻便以暗指着我的樣子，我也的確很不樂意。大家都以創作家出世獨有一個人定得賸落，這是何等的譏刺。若做了這被賸落的本人，當然是很難堪的。這樣的遭逢又是很容易的。對於天分最沒自信的我，努力想避去遭逢這樣的機會的想像。但山野，他討厭我和還有一個與我一樣的自信力很薄弱的杉野，所以他每回想像到我們會遭逢這樣的不幸的機會時，反會歡樂着的。

只有一個人得賸落；這事單想想，已是多麼悲慘淒涼？在東京時和山野桑

田競爭，我實在已覺不愉快得難堪的了。只要能逃出了他們的沒間斷的不快的壓制，在我已是很幸福的了。到了京都，住在和他們完全不同的境遇中，就是終被賸落，也還有一理可說。况且我還有一種模糊的希望，爲了我到了京都，或者反能使我提早走上文壇。原來中田博士是京都文科的教授。博士雖則已經脫離了文壇的中心，但與文壇上一部份人，也還存着一種關係。苟得博士知遇，意外的把我早日介紹進文壇，使會極端輕蔑着我的天分的山野「嗚」的吃驚，這却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在這點上，也存着我來到京都的理由。

十月一日

無端的安心不下來。到了傍晚越如此。像密鋪着青色絨毯的廣闊的比叡山山腹，蒼茫轉入了暗灰色，到這麼天將暮的時候，我就坐立不安的難熬，困惱

在寂寞之中。孤獨是我自願來尋的。但孤獨即刻反噬我了。在我的孤獨寂寞中，潛居着強烈的焦燥心。我想着東京的山野和桑田的如何的每天都有前進的時候，自己就一瞬也不敢呆等起來了。在研究室中我找得了蕭伯訥的全集時，即刻便想起桑田說過要寫的三幕的社會劇，如今或已寫成。在教室中不停的記着筆記的時候，便又想起山野的已譯成一半以上的哈普德曼的織工的出版書店，或已被他找得。這麼想時我越難堪了。今年年內，山野和桑田，他們或能在文壇上留下一些足跡。我怎還可以呆等起來？

我爲了要對抗他們，現在正在寫我的戲曲夜之脅威。但我的腦力，全在高等學校時代的放肆生活中消耗完了。對於戲曲的主題，我雖略有自信，只是由我的筆所寫出來的臺辭，却只有陳腐的文句。在中學時代我自己也都誇口着的想像之富贍，已無絲毫存在我現在的腦袋中。可是我總得把這一個脚本寫成。

脚本寫成之後，再去訪問中田先生罷。說不定先生的好意，會把我的前途，變成意外的光明的前途。

今天我偶然遇到了吉野辰三君。在高等學校他比我高一級；現在也在京都的文科裏。和吉野一談，才知道爲了要現身文壇苦鬥着，決不止我一人；因此我也稍能安心了。吉野辰三！以前我曾不知怎樣的崇拜他過。在明治四十年光景的文學世界的讀者中，他的名字會帶着過怎樣的光輝和魅力！那時屢次應徵田山花袋主選的懸賞小說終於失敗了的我，會怎樣的羨慕過吉野君的活躍的狀況。

但是被激賞爲天才的吉野君，在後停止了投稿文學世界，已不知好幾年了，文壇上的他的名字，便此一去不返。難道他已棄了文學的志望？這也不然。他現在正在文科中等待着重上文壇的機會。但這種機會，不似輕易的會給他。

和他細談時。知道吉野君也正非常焦急的等着。當他說「但以前我總算也會被稱過新進作家的了。」的時候，我就起了一些寂寞之感。吉野還很誇張着他昔日的夢。那時候確曾出過只收集文學世界中當選小說的短篇集。還記得好像在標題上附註着「新進作家」字樣。我對於這一位自以為一流作家般的在幻想中歡樂着此種投稿者的榮事的吉野，覺得很可憐的樣子。但我自從遇到了吉野君之後，我便似有了靠一般的。原來少年時代曾充分顯示出非常的才華過的他，尚且不能走進文壇半步。我想起了這些，便又稍稍安了心。

這裏大學文科的人，啊，爲什麼都是些難以救治的人混在一起？尤以我這一班裏的人壞得利害。從廣島高師來的那男子把昨天教師在黑板上寫出的法國詩人波特萊爾的名字，故意用德語的發音來念作：「包獨來阿，」自己還得意着的樣子。還有一個回答中田博士的問道：「莫娜凡娜是梅脫林克的小說。」

這一班人，我簡直看不入眼。在高等學校的時候，教室寄宿舍，一切都以文藝至上主義來一貫統一了的；在藝術的名義下，一切都被允許；在藝術的名義下，學業和教室都可不理。可是這裏文科的教室的空氣，却是極度的是散文式的。談談藝術的，一個人也沒有。高等學校出身的他們，有的為病體才選入了文科；也有的在哲學科落了一年第，纔轉到文科來的。高師出身的人，也有入學的資格，於是這些人只不過爲了得學士號，才熱心的記筆記。在教室中到處都沒有文科氣象的自由新鮮空氣。在這些人前，講文學怎樣怎樣，藝術又怎樣怎樣的，中田博士，真完全是把真珠撒向豬糞中間去了。我覺得博士有些可憐。

十一月五日

今天我偶然和同班的佐竹談了天。我至今對於同班的人，一個個都看不入

眼；但如今看來，只有這人，決不該受我的瞧不起。我們便談起關於創作的話。

『我昨天實在寫成了一篇只百五十張的短篇，但總覺得還不是夠滿足的好作品。』他用了很鎮靜的態度說着。百五十張的短篇！單此我已威服了。我現在寫着的戲曲夜之脅威，雖則是三幕劇，也還不過是七十張的預定。並且我已覺得這是相當的長篇了。現在這人竟以百五十張的小說作爲一個短篇；還說：『我現在實在正寫着約六百張和千五百張的兩長篇。六百張的現在已寫成了二百張左右。現在我只打量着兩個都寫成後，我得以如何的方式去發表。』這樣大事，他也是怎樣的鎮靜的說着。他對於他自己的努力於創作，頗有自信。決不似我那麼着急。我受他的威服，同時我也感到了一種可靠。原來京都竟也有這樣真摯的作家。大概這人的名字，至少便是六號的小字，總也會在什麼

文藝雜誌上見過罷。但這人總是沉毅默默的專心從事創作。他寫的我還一行都沒拜讀過，我不能說及關於他的創作的質的方面。但從六百張千五百張等的量的方面說來，他確有他的偉大性。他又這樣說：

『我認識小說家林田草人，他是我那地方的前輩。這回我的入文科，我也曾特意上京去和相商了的。他很高興的接見了我，他的說話也真有趣，他也是很能了解人家的說話的人。現在我所寫的百五十張的短篇，便是預備寄給他的。因為他當會給我介紹到什麼地方去。』這裏我開始尊敬這一位佐竹君了。只是我聽了他的這一番話，又覺得這人也有些可憐。去委托只不過和他同縣，有一面之識的林田草人，就算得了他那不知事故的氣概，也略有些可憐。完全是無名作家的佐竹君，去把百五十張的小說托了林田草人的介紹，就算一旦採用了；但難道那雜誌便定會是中央文壇上的雜誌的嗎？又不是自己的門弟子，什麼

也不是的佐竹君，林田草人會真心誠意的去給他介紹嗎？林田草人，當然有少投稿者把稿寄請他讀，便此使他讀厭了的名人。我對於把不可靠的事認了真，想即刻闖入熱鬧的文壇的佐竹君的不知人情世故，覺得有些可憐。實在說時，以粗心有名於文壇的林田氏，會把這百五十張的小說來讀一讀，這事已可說是難解的。一切果能如佐竹所想的那麼容易辦到嗎？

三
道
小

叢
十二月二十九日

書

今天接到東京山野那裏來的一封信極不愉快的信。這信中充滿着向我挑戰，侮辱我中傷我等惡意。信中說道：

「怎麼哪！怎的怎般沉默着！京都也有略像文字的東西嗎？我們在這裏的諸人，還是和以前一樣的只是茫然的搬弄着外國文學的書本，現在倦乏了。在

無名作家日記

高等學校時代，我們會重看了的文學研究，想來實在也難免是劣品。我們非自己來創作不可。創作才是黃金，此外一切，不過是銀。不，此下還有銅和鉛。我們不能再呆等起來；我們，已不能再像高等學校時代那麼的大意着了。我們已定下了計劃，在來年三月擬出一同人雜誌。主持者桑田、岡本、杉野、川瀨，還有我；此外又加入了比我們高一級的井上君和芳島君。雜誌名大概取××。三月一日出創刊號。出版者為日本橋的文耕堂。現在大家都忙着做創刊號的稿子。截止期為一月三十日。好，請刮目看我們的活躍罷。我們確覺得我們的黎明期到了。』

把這信從頭至尾讀完了的我，感到了強烈的嫉妬和憤恨外，同時也不得不感到被踐落了一番的可憐。

在此信中，如足下亦請加入如何，足下亦請寫些如何等字樣完全沒有。顯

然是一封完全出於山野戲弄人的惡意的信。用了凱旋的氣勢。來告我同人雜誌之發行，使在孤獨中苦悶着的我，受他們的中傷；這怎會不是山野的惡意的戲弄。在不能加入他們同人中的我，全無知道必要的創刊號截止期，他偏來告訴我，想使我焦燥。這惡意我看得完全透澈明白。

三 這信竟超過了山野所預期那般的把我傷了。到京都還不上半年，與留在東京的朋友們，早已造成了一層隔膜？這使我不得不悲傷。同人雜誌的出版，何等熱鬧的事！努力向文壇上去的我們的前輩川崎、矢部、辻田，當初也以雜誌書×××的同人資格，漸漸在文壇上得了名。山野和桑田的將為文壇所認，在順序上看來已在不遠了。山野和桑田倒還是當然的。便是大家以為在天分上與我沒甚差別的剛本、川賴、和杉野確也在打上文壇，踏上第一步了。在山野信中受了輕視的文學研究雜誌，我本以之為自己的園地的，如今也被棄了。

我的被山野和桑田擠出同人之外，那也不去說它。與我尚算有相當交情的川賴和杉野，竟也不給我什麼好意，這却叫我如何不怨憤。

我把山野的信撕成一片片，同時便在絕望中振起了勇氣。他們若以同人雜誌打出了路來，我便獨個兒也得打出去。好使他們也擡不起鼻來，也要「噏」的吃驚。但這般決心着的時候，深深的悲哀又來襲上了我的身。單獨的打出去，我有這樣的力嗎？我能對我的天分的信仰，信仰到這程度嗎？我對山野和桑田抱有反感。但我越遠離了他們，不也就是越遠離了上文壇的機會了嗎？即我還是在去向杉野哀求，叫他使我也加入同人中；這在我不是得策嗎？只是把我欺侮到了極點的山野，他一定會說：『如果富井那麼的人也給加入了同人，那還是把我開除罷。』若竟如此，不反把自己取辱嗎？還是容我單獨的打出去罷。夜之脅威寫成時，即刻去給田中先生過目。等他們在同人雜誌上努力時，我的

作品却已一躍而被介紹到了相當的文學雜誌上了。這般打量下來，讀信時受得的辛酸，全都走消了。

這時無意中吉野來訪了。我即刻把東京那一班人要出同人雜誌的話說了。

三 我的語氣，完全欠平氣靜止了；吉野却還是不變的，透着一口悠長之氣說道：

「哼，這算不了什麼！在什麼的同人雜誌上，任你寫多少，也要不到什麼小地方去。不寫給大雜誌去，到底是無益的，也罷，看桑田君他們去做罷。這樣便宜的代價，有誰願意賣給擴客。要是我有好作品，我總得拿到文學世界那裏賣。因為和他們在以前總算有過一些因緣，當不會說不要的。」

我聽了吉野君把同人雜誌貶斥了，多少感到了些安心，並且在心中祈禱着山野等的××雜誌，早一日好一日的廢刊了罷。又祈禱這×××的不受文壇的注目。我實欲以我的全人格來呪這×××同人雜誌。

一月三十日

今夜我初次上中田博士私邸去訪問，我充滿了感激。但一想這樣便感激了的我真有些癡，在中田博士看來，不過是受了一個學生的訪問而已。

應酬話完了，我即刻提出了我的腳本來。

『總得請先生過目一下。成績雖不好；但這是因為處女作的緣故。』

『自然，自然。』博士面不動色的說了略略翻轉二三張看了看。

『啊，容緩緩全部拜讀罷。』他靜靜的這般說了。我的爲了要與山野等的同人雜誌對抗，下了全力的苦作，博士竟從我手中，不稍感動的接了去。我真好不悲傷。

我也沒有勇氣說：『如尙可以請介紹到不論什麼雜誌罷。』我不得要領的

想回去了。當轉身預備走時，我問道：

「先生對於英國近代劇的研究，以那幾本書為最好？」博士道：「馬利波爾查的好罷。」我聽了略有些吃驚。馬利波爾查的書是我在高等學校時讀過的；不過是一本入門的書罷了。

我常聽到博士熱心於詩，對戲曲淡薄的風評；但淡薄到這般，却也想不到。我對於博士給我的夜之脅威的待遇，已完全失望了。

書 彙 小 通 三

二月二十日

在教室中常常和中田博士見面，但關於我的戲曲，他什麼也沒有說。中田博士在講書的時候，把易卜生的羣鬼，幽靈，大大的斥罵了一番。我寫成的那篇戲曲，其實就是受了幽靈的暗示寫的。所以博士把對於易卜生的斥罵；罵得

我也相當的中了傷。難道博士是故意在我面前罵了的嗎？總之，使我不愉快了。

遇到了佐竹。他爲了寄到林田草人那裏的小說，林田一些回答都不會給他，心裏很不舒服。他的以爲自己的小說，當即可以得到林田的好意的介紹，這原是出於他的無智的自傲。

三月五日

同人雜誌×××終於出版了。却也有了一部寄來送我。我拆開一看，即刻感到了——一直所從未有過的不快之壓制。比那回由山野處受到的不快，更利害也是更現實的了。我看同人的連署中，我的名字到底贖落了。我真怎樣的燃着嫉妬啊！天分比我只劣的岡本，現在也忽的似比我偉大了。怎好，怎好！

我把載在卷頭的山野的小說顛戰戰慄慄的讀了。我但願這會是他的沒成就的愚作，也願這全然是為他的失敗而讀着。但他的沒隙可以緊湊的寫法中，我就已被威服了。尤其是每句都蛛絲般的黏絡性似的，是那麼有光彩的文章；在表現出山野的一流的具有異樣色彩的思想處，更使我對他起了強度的反感。同時我可被他的魅力，壓住了我的頭腦了。尤其是那顏那麼的主題，是現文壇上尙未見過的，奇拔而有深切球的哲學。如果顏不是山野的，是我的友人的作品時，我將會怎樣的驚喜。爲了這是我的對敵，是常來侮辱我的山野的作品，我便極力排除我讀了這作品後的感佩。但我又不能不承認山野的作品價值。我又想了下去，怕山野便從此一躍而爲文壇所公認？想到了這裏，總難免有些不樂意。山野那東西如果一旦被公認了時，我想他不知更將如何的輕視我哩。決不會仍和來報告我同人雜誌出版般比較的還好的輕視。我這麼想時，就不覺黯然

生悲。壓倒我的，不單只山野的作品。便是登在第二篇的桑田的小說闖入者，也是渾然有力的小品。看了他的流利的筆風，我想我竟桑田都敵不過哩。但我得努力不去承認。只是實際，若拿我的夜之脅威來和顏及闖入者比，便是怎樣的偏袒，他們的作品，還是比我的好，這般想來，就有些絕望了。不單是山野和桑田的作品尚不錯，便是杉野和岡本的，也是完全的成就。我一向對於杉野和岡本，以為他們的天分不及我，因此安心着，但現在這「安心」不知怎的也從根底動搖了起來。我手中拿了這雜誌，從午后三時至七時，晚飯也不吃的茫然想着。這時忽然吉野來訪了。

我從不會這樣的感到吉野的有力可靠過。因為我想和吉野君同聲罵「下這×××雜誌。或者吉野也就抱此目的來訪我的。」哈，你也讀着那×××雜誌嗎？我今朝在書店中買了一冊來，真是失望得很，一篇像樣的東西也沒有。」

吉野坐下靜止後，便嘲諷起這×××雜誌來這般說了。吉野君的這一個總括的貶法，我實在是中了意的。但我却也不會說一句「誠然如此」的去助他聲勢。因為我對於那裏的作品，實在都有些佩服。我帶着戰慄之心，問他道：「山野的顏怎樣？」

『那倒有些輕妙！但那麼的作品，不是誰都能寫嗎？至少是日本人都會寫小。』是日本人的吉野君昂然而說。我的良心，對於吉野君所說的實在是完全反對的；但我的感情對吉野君所說的表示了滿懷的贊同。

『桑田的闖入者也太不成東西了！陳腐！還不會出自然主義一步！』至是我漸漸的意志堅強起來了。我從未今日般尊敬過吉野君。吉野在後又添說了這樣的話：

『總之，在學校中所出的雜誌，不免都是些帶毛的作品，那麼的便想上文

壇，到底是太妄爲了。給什麼的同人雜誌，任你寫多少，總無補於事。若不在有相當地位的雜誌上發表，會有什麼用呢！吉野最後反覆的說他的主見。聽受了吉野君的不客氣的批評，我好像得了救了。

但是吉野回去了，我便又被困於寂寞中了。仔細看時，受了吉野痛斥一番的雜誌×××，在燈光的淡暗的光下，重來了生氣。我想起了說過創作是黃金的山野的。任是怎樣的小雜誌，總之既已用活字印出來時，便已經是美滿的完成的一個表現形式；便已得有爲文壇所認的充分的機會。尤其是因爲是文科大學生的同人雜誌，更將如何的使文壇的一部份感到新鮮的趣味。前程真不可限量。至於無名作家們的肆意對文壇上的流行作家作惡罵，那我想一方面原因爲在肚內覺得自己的不被文壇所認的不平。我和吉野君的談話，便分明近於這一類。這真是弱者的無力的反抗。我這般想來，便又爲空虛之感所困住了。中田博

士把我的夜之脅威，不知的已棄了罷。對於博士的大意，叫我如何能不懷反感！

三 三月十日

今天在校中碰到佐竹君的時候，我問他：

小 噲，你的長篇小說怎的了？』他聽了，在暗然的臉上，便稍微露出一些
業 明亮道：

『已寫了四百五十張了。再寫百五十張便得。這一向創作熱異常的旺盛，
每夜都寫了三十多張。』他說得十分昂然。

『送到林田草人那裏去的小說怎了？』我這般問時，他便即刻沉了他的
臉。

「選回來了啊。說什麼雜誌嫌此篇太長了哩。專登一段段短篇的這些雜誌，究竟是什麼存心理！所以日本總不見有勞力的長篇出現。」

我早就料到佐竹君的小說會被送回，所以這時也毫不奇怪。百五十張的長篇，而是無名作家的作品，本也不會這般容易的便給介紹。但這人的創作熱，確是我永遠覺得可敬的。我曾去訪問他的寓所，他已給看過了他已寫成的三百張的草稿。還有他在少年時代一直寫着的，已積到近三尺高的稿子也堆在我的面前。

「一百張左右的作品，差不多有七八個。其中最長的是五百張的一個長篇，寫的是我少年時代的初戀的故事。太幼稚，總不願去發表。哈哈……」他突然的笑了。我對於他的多作佩服，對於他的「自在」一處也佩服了。他說不願去發表，他竟那麼自在的想着。好像只要他願發表時，便即刻會有給他出版的書店似的。我驚服他那麼的對於發表，上文壇等事的無稍苦惱的心理。他或者

只要寫了，便就滿足了的罷。

三月十五日

三 雜誌×××的批評異常的好。尤其是山野的顏更好。我總想不去看報紙上的文藝欄。因為×××受得批評，會使我心痛。但無意中總是看着×××的批評，真覺得沒有辦法。我現在在自由，我實在已接連三天上圖書館去了。為的還是去讀×××的批評。最初見L報用了雖則不過是六號的小活字，但總也在那裏祝福了這×××雜誌的創刊號。並更激賞了山野的顏。我讀了這些，心頭不禁燃起嫉妬，至於無可奈何。我想結果我還是被那東西威服了。在這二三年間我所憂慮着的運命，已經真確的實現在眼前了。山野和桑田將被捧為文壇上的花朵，我則永遠做了無名作家而被埋沒。這事已因了×××之發行，達到了

實現之第一段。

我對於山野的天分之力，將何以對抗之？山野之天分被認的越確，我的反抗也就越變成無價值可憐了。我實在已除了閉目耐看着他轟轟烈烈的出世，別無他法了。這樣想來，我又想及了我的創作夜之脅威，這真是太不可靠的作品，但總不以為是在文壇的水平線以下的作品。今晚我出了圖書館後，即刻去訪了中田博士。滿心想去聽了他對於夜之脅威的批評後，再請托他推荐到什麼雜誌上去。

幸運得很，中田博士在家。

我和博士對面後，便問道：

『不知怎樣，上回拜托了的那脚本，先生已過目了否？』

『啊，』博士略作思索：『那個脚本嗎？竟忙得還只讀了頭。等我全部讀了，再總括的批評罷。』他還是和往日一般悠然自在的這般答了。我便直覺到博

士實在一頁都還沒給我看過。我在這般焦急之中，努力寫成的作品，竟在一月之間，一讀都不讀的擱置着；我不覺對這位博士吃驚發呆的看了看。但博士却也不以為這事的不自然般的，又改換了話題說了：

三 『法國的近代劇中，倒有很好的作品呢。一說及近代劇，總好似是北歐的
蓮 專有品般，這真也很為難呢。無論如何說，劇總以法國為元祖，便是易卜生，
小 在作劇術上，也分明是受了法國劇的影響的。』

叢 我似空懸着的，還有什麼心思去聽他的法國劇的話。只在心裏憂着：中田
書 博士手中的我的夜之脅威，從此不知何日得重見光明。我又想還是要回來了罷
？只是若不經中田博士之手，要在文壇上屈一指，在我實是辦不到的難事。

我沒奈何的聽了一句鐘的法國劇的話之後，便辭出了博士之家。我已完全絕望了。想經過博士，希望去上文壇，這又是我的第二個誤算了。我惟有束手

無名作家日記

四月五日

看着山野和桑田的轟轟烈烈的出世之外，簡直沒有別法。歸家後什麼也沒做。我覺得除了突發一個偶然的機會外，我便什麼機會也沒有了。

×××第二號也發行了。山野發表了一個短篇邂逅，我又急急的讀了。因為我心想好作品不會繼續有罷。可是我的安心又被攪亂了。緊湊於前號的顏，確是有光彩不壞的作品。我意想還是急了對山野的抗爭罷。我對於山野的反抗完全是凡才對天才的無意思的反感。這不是我自身的失策嗎？我想改正我的想念。但山野那取笑人的笑臉浮想起時，即刻熱妬又困住了我全身。我對於他的作品，總難低頭平氣。

四月十六日

山野的邂逅又得了好評。尤其是文壇老大家的 K 氏激賞了他的邂逅。我在報紙上讀着這消息時，我就想：好了，什麼都完了；我的身價已經確定了。要不是他無端的死了，他的將為文壇所公認，是已定了的事實。我才澈悟了我的可沒奈何他。棄了我的妬嫉一想，他的被公認，實在也是理當的事。是理當還是怎樣早已不成問題，只是他的被公認，實是太不愉快的事。山野一夜被公認，那輪下來，桑田也就不遠了。岡本、杉野、川瀨也都不久會得到相當地位。『只有一個要賸落，』任怎樣想，坐定是我的了。

今天我抱一篇短稿寄到了將出創刊號的羣衆去了。是只七張的一個小品。我和此羣衆的主幹，曾有一面之緣。我的小品若被採用了，對山野等也能略吐一口氣。

五月三日

今天早上看報上廣告的時候，見了本月的雜誌××××的小說欄內登載着山野的小說癡人。我不禁「唉」的吃驚。便茫然了一會。我好似被人用鐵槌來打了；又懷疑了我的視覺。我的以為任是得到怎樣的好評，要走進文壇的中心，總得還有些時候等；但這種不把人高瞧的心思是錯了。他已叫我的預想失望了。他的是流行作家，我只不過是無名作家；這已是不能動搖的事實。我好似看到了眩眼的東西般的看完了那廣告。「山野敏夫」——這幾個三號的活字，正像在笑我。題名癡人，我因此想不要他把這「想做作家是近於癡人」的我，作了他小說中的模型。抱有這樣可怕的反感的他的作品，反要及早去讀，這真有些不可解。我因想讀山野的作品，去買××××；換言之，爲了他的作品，

使×××多售去了一本；這事越想越不高興。只是我還是急欲讀他的作品。

我抱了不欲看的東西仍去偷偷的去看的心理，讀完了他的作品。讀後感到他的作品實在是打退了我的妬嫉和競爭心，緊緊的向我逼迫過來似的。我感到慚愧。我對於他的反感，已為他的作品之力所打消；我已不覺的佩服他了。

三 對他本無什麼反感的一般批評家，他們的佩服，確也是應該的。這麼想來，我就可憐了。我一邊手中拿着×××，一邊明透的感到我已絕對的被他征服了。

我和×××同時也把羣衆雜誌購了來。我的小品總算編輯者的好意，雖則是在第二項中，已給我登了出來。但是羣衆與×××他們在雜誌的勢力上，有無限大的相差。我歷歷然的想見了山野若偶然也拿到了一冊羣衆時他的露

出哼哼的微笑的臉。

好像勝負已經分明。我的負，我自己也明白。什——麼！當初我們是不分着勝負的啊！但××××上他的小說的第一頁，我重去細看時，我的灰心和絕望之淚，流上了我的頰了。

我正看着××××偶然佐竹君來了。還是老樣的談起了創作的話。

『六百張的一篇，已於前日完成了。這二三日來，我真非常的爽快。再靜養一會後，便得開始寫我的千五百張的一篇。這篇寫成了，我不就得了嗎？』他不減故興的說。不覺××××給他見了。

『山野君的癡人也登着呢。那也不是憂；那不過是技巧的作品。在藝術上，這是邪道。』他這麼說了。但我已不能在他的罵倒中得到安慰。不管是技巧是藝術上的邪道，總之為文壇所認，到底是好的。寫好了六百張的長篇，再來

開始千五張的大作的佐竹君，和僅以三十張的有用的短篇，一躍而被公認的山野一比，我是多羨慕山野啊！

我此外可發覺了一件意外之事，我無意的把羣衆給佐竹君看，指着我自己的只七張的小品，這時我見看了這書的佐竹君的眼眶中，帶了異樣的光。

『什麼，這麼短的短篇！』他吐一般的說出了。

『這雜誌究竟是誰在辦的？忙碌的人，不是都不會有文章嗎？草田花子？』

『哦，他嗎？這，這是你了！哦，這，這不是和名叫山本的一男子，同聲贊賞』

『贊作品，便獸一般結合起來了的女子嗎？那樣的女子也寫小說？』佐竹君把羣衆的寄稿者一個個都罵倒了。還結論出羣衆雜誌是下流雜誌；爲它寫的都是些閒手。

我的僅僅七張的小品，也值得佐竹君這般激昂起來，真叫我吃驚不小，他

想貶斥了這羣衆，從而蔑視我的作品。但事實是相反的：我的七張小品用活字印了出來，這在佐竹君決非愉快之事。我爲了山野的作品所感到的反感和焦燥，如今佐竹君也感到了。寫成了六百張的長篇，該得走上堂堂小說大道的佐竹君，由我的已印成的一篇僅七張的小品，也會受到壓迫，真不可解。

但我決不懷恨小視我的作品的佐竹君。因爲我自己對於明知自己的天分不及他的山野，尙且也還呪着他的出世。所以難怪對自己的作品頗有自信的佐竹君，在自己的作品未印行時，對於我的短短的作品，反能先印出來自然會感到不快。這是當然的。

但我又想了：創作若果如有些人所想的，是絕對的話，何以一個人又不能單以創作了爲滿足呢？像佐竹君那樣既寫出了六百張的長篇，照理他的創作慾就該滿足了；但以什麼爲了發表，又不得不這樣的苦悶。尤其是我們爲了創作

却先爲了「發表」煩悶起來。所謂真正的藝術慾，其實還是被文壇的名聲慾所占住。像佐竹君那樣的長篇也寫了的人，尙會爲了見我的不過七張的小品被印出而煩悶；則我爲了山野的作品的其世而眼熱，或也是當然的事了。

三

五月十五日

小

今天接到了久違了的山野的信。我想一定又是嘲笑揶揄我的信，便不欲拆閱。一直到了晚上，方把信拆開來看。這回倒是比較的親切的一封信。

書

「想足下當也知道：同人雜誌×××創刊以來，頗惹世人注目。如能繼續努力，至某程度時，我們大家便可從此出世。從而大家會發着光輝。對於足下獨居京都，同人等都深表同情。×××發刊時，本應請足下加入同人；但因足下不在東京，頗多不便；不得已未請加入。對於此事，我們十分抱憾。至於近來

弟因各處雜誌，都來索稿；桑田近亦為外面雜誌寫稿，故×××便有餘裕的篇幅；而覺得介紹足下之作品的機會，也可常有了。足下如有佳作，幸毋客氣，源源賜下。太說不過去的稿子，那當然使我們也為難。只要在水平線以上的，我們都願介紹。」

讀此信後，竟使我覺得以前對山野所懷的妬忌和反感都是可恥的了。我正在咒罵山野的出世的時候，山野却為了我存着好意的打量，這使我永不能忘。對他們反目，還是和他們接近，把作品在×××上發表的好多了。讀了山野的信，以前在我面前是遮沒了的光線，這時便似溫和的包上了我的身子。我即刻寫了一封回信。太高興了，不將被他笑嗎？我竟像那樣的寫了一封充滿昂奮，充滿感激的信。末後還附言，不久即寄上稿子。在我的信中，分明交混着可卑視的哀求的調子。我感到自己的態度，好似被征服了的弱者去阿諛強者那樣的

卑鄙的態度。以前呢咀着的他的轟轟烈烈的上台，現在也連連下了賞讚之詞。我不能覺到這是可卑視的，因而停止我的這般念頭。山野的給我以好意，在現在的，可說是一個絕好的機會。

三 信寄出之後，即刻去訪問中田博士。這回是去拿回我的脚本夜之脅威的。

此稿送至博士那裏去後，已經三月以上了。博士看來早已忘了我的脚本。有時我和他談話時，但脚本之事，我總含糊說過。這回要寄給山野稿子，這夜之脅威當然是最先得輪到的。我仔細一想，我實在只不過着了想發表的迷，實質的創作竟是怠意着。想到了在悶寫千五百張的大作的佐竹君，我真有些慚愧。

中田博士和往日一樣，在家裏。我即把來意述了。

『啊，啊，你的脚本還存在這裏哩。』他說着走了起來。到書架去找尋了一下。於是依然和我拿來時一樣的，不曾翻過我的脚本，給我找了出來。我見

了這夜之脅威的題目，立即如逢舊友，倍覺親熱。在此三四日中，我焦慮上加
上焦慮的急着之間，想不到我的作品却在中田博士的書架的一角裏，過着悠悠
的幽閒日月。

『已決定發表嗎？那是很好；印出後容我總括的批評罷。』他說了幾句敷衍話，我對於中田博士的極端不在心上的自在態度，還是起了尊敬。歸後自己
校讀了一遍，即刻掛號寄給了山野。

五月二十五日

山野處的信來了。我不能再加何等感情。只有把此信直抄在這冊日記中罷。
因為讀了此信後我的感情，實在是不能用什麼來表現了。

『足下之夜之脅威，弟等均經拜讀，且都不約而同的，感到非常失望。』

弟欲不客氣的說一說；世間的客套，暫時避免。弟等一對此作的主題失望。此題不是完全是襲來的嗎？當非足下自己想出來的罷？弟能確指此題的來處。但主題的借用也罷；即作品全體上的不值錢的感傷主義，這算什麼呢！足下自高等學校一年生時代至今，思想上竟無一步進步嗎？弟等在當時的此項思想，如今早已畢業了。弟實在足下的脚本中找出可過得去的地方。但恐這是弟個人的不公平的評價；因叫桑田、岡本、杉野等一讀。但他們對於足下此作之評語；啊，這裏且不給足下知道罷，因恐過分的傷痛足下之心。弟等咸抱憾不安，此作只好不給在×××上發表矣。幸足下對弟此番苦言，從此憤慨振作起來，從此便有傑作寄我，幸甚，幸甚。』

圈套啊，我實在陷入了山野這東西的圈套了。這東西在自己的滿意的成功中，要提高此意識，便打量來中傷我，他定對桑田等這樣說過了。『如何！富

井那東西定在京都寫什麼哩。定在寫些什麼的還不過是老套的脚本哩，如何，我僞說給他在×××上披露，使他把作品寄來罷。大家便可拿他考試考試。」我又想像好人的杉野和岡本擔心着去勸阻他時，他一定更加樂意的要實行了。不像是出於他的上回的那親熱的信，定是他出於這樣的動機寫了的。對於山野的憎惡，永久沒有妥協餘地的憎惡，我感到了比以前加烈十倍之勢，來攻上我的心了。但又想到了自己的落進了山野的圈套，便得意的把夜之脅威寄了去的我的弱點，我感到了怨憤我自身之淚，已濕上了我的雙頰了。

○月○日

×××出了二年半了，×××已停刊了。但山野和桑田、岡本、杉野，都已定了他們的作家的登記了。他們現在正以×××同人的資格，在文壇上闊步

着哩。尤其是山野，他每出一作必騷動文壇，現在他已占有了打也打不倒的地位了。

我和他們之間相距已遠到了極點。反而到了這地步，競爭心姪嫉都不起了。我反能平心靜氣的，看着他們的成爲流行作家而盛極一時的事實。爲了產生一個天才，一百個凡才苦悶着，這是必要的。在山野和桑田盛極一時之蔭下，我一個人犧牲，更是理所當然。但永久以無名作家而終的，決非只我一人，千五百張的長篇，不知已否完成，因未去問過，不得而知，但這位佐竹君依然是慘暗的容色。他依然是每一新進作家出世，便下猛烈的貶斥。痛罵了同人雜誌的吉野君亦仍健在。但他的創作，還是從未能在相當的文藝雜誌上發表。

在文壇上也一樣：在某時期，這「命運」也在起重重要的作用。我一想到了這裏，便平心靜氣了。文壇上的事，此後不去想了罷。我的以爲除了作家生活

以外，便沒有意義的生活了，這是我的迷妄。

近來讀魏爾倫(Paul Verlaine)的傳記，知道這位頹廢的詩人，在晚年痛切的希望過平民人的平靜的生活的事實。我的心頗受打擊。我那麼天分低的人，平民人的生活，才是我的却好的安住地。出學校後，我得去做鄉村教師之類，去走進平靜的生活罷。

無名作家的日記
流行作家！新進作家！我的憧憬於此種空名中，現在想來是可恥的了。明治大正間的文壇上，留下來的名作，光能有多少？我曾在讀法郎士(A. France)的作品時，見到他這樣的寫着。

『太陽的熱漸漸冷却時，地球也就冷却。終於人也便死完了。可是在地下的蚯蚓，或能意外的苟延其生命。於是莎士比亞的戲曲和米蓋洛安真樂的彫刻，或也被蚯蚓所嗤笑哩。』啊，何等痛快的譏刺！就是天才的作品，也會有被

蚯蚓所笑的時候。何況不過是山野君的作品，恐怕過了十年後，連蚯蚓也不會去笑了。

范某之犯罪（志賀直哉作）

查士元譯

三

繩

小

叢

書

出了一件意外的案子了。有姓范的年輕的中國人的奇術師，在演藝中用廚刀般的小刀，割斷了他妻子的頸動脈。年輕的妻子當場死了。范某即刻被捕。在場的有領班和動手的中國人和打說白的；還有三百餘的看客也都親見。觀客席的一端，高一級的地方，占坐在椅上的一個巡捕也親見。但這事件雖是在那麼大眾視線的中心發生的，可是是故意犯的，還是過失犯的，竟完全不能明白了。

那演藝，是使一個女人去立在板門大小的一塊厚板前，從相離約文餘的地

方，隨喊隨把廚刀般大的刀，一把把打射過去，使能在距女人身體約二十間的板上，取得一個輪廓的一種技藝。

裁判官問領班的：

「那演藝到底是很難演的嗎？」

「不，在熟練的人，那也並非是怎樣難的技藝。只不過在演的時候，得常常有一種健全的緊張的心緒。」

「那麼看來，這回的事件，不能作為由於過失犯的事件了？」

「當然是這樣的假定；——若沒有這麼極其穩確的假定，那便也不能得到演試的許可。」

「那你以為這回的事是故意演成的了？」

「不，那倒也不是。因為隔了丈餘的距離，雖是單靠熟練和直覺的能力演

的技藝，但究難斷言會和用機械般的定能正確的射去。不過在沒有發生這樣的過失之前，我們想這樣的事總不會有的；這是事實。但現在在這裏已實際的引起了這樣的事的時候，我們以為不能拿出會這樣想過的主張來，對此事加意判斷。」

『你到底以為是那一方的？』

『我終也不能明白。』

裁判官沒法處問了。這裏確有了殺人的事實；但全沒有是故殺或謀殺的證據；（若說是謀殺，但裁判官以為決沒有這樣精巧的謀殺。）接着裁判官把在范某沒加入演藝班以前，一直就跟着的助手的中國人喚來，開始審問。

『平常的行爲是怎樣的？』

『是行爲端正的一個男子；賭、嫖、酒都不犯。並且去年起，他又相信了

基督教；英國話說得也好；有了暇時，似常常在讀着教義書。」

「妻子的行爲呢？」

「那也是端正的人。想來你也所知道，走江湖顯技的人，決不會個個都是規矩的人。引了他人妻子逃走，這樣的人，竟也常有；范某的妻子也是略具姿色的女人，這樣的誘惑，有時似也受着。但她決不和這些人打在一起。」

「兩人的脾性呢？」

「兩人都一樣的對於他人是極其柔和親切的；兩人對於他人又都是抱有強健的克己心，決無發怒之事。（但說到這裏，那中國人停了話。想了一會，便又接着說道）——這事若給說了，於范某似是不利的，也得爲他擔心的；只是老實說來時，奇怪得很，對於他人是那樣的柔和親切有克己心的兩人，但到了只兩人的時候，不知怎的，他們竟是這般可驚的互相殘酷相對的。」

『這是什麼緣故？』

『可不懂。』

『你所知道的最初便這樣的嗎？』

三 『不是的。兩年前他妻子生了產；據說那孩子是早產，三天便死了的。從此兩人感情漸惡，這我們也能知道。兩人常常爲了極難解決的問題，起劇烈的口角。這樣的時候，范某即刻變了蒼白的臉。但那男子結局每回都是由他自己方面沉默，從無對於妻子，下粗暴的手段。尤其是因爲那男子的信仰不許他這般做。只是看他的臉上，則也明顯的表現出決不能抑下的憤怒。因此有一回我曾這樣說：既經這樣的不和，便永久不住一起不好嗎？但范答道，在妻子方面便是有要求離婚的理由，我這裏却沒有要求的理由。范對什麼都依着自己的所欲。他也說着，無論如何不能愛妻子；不被自己愛的妻子，漸漸的也不愛自己

了；這是當然的事。他去讀聖經和教義書的動機也是爲此；他似想着如何的能軟了他的心，如何的能把憎着並無可憎的理由的妻子的，是十分暴虐的自己的心矯正了。妻子實在也是可憐的女人。自從和范一塊以後，已有近三年光景，做着走江湖的藝人，到處流浪奔轉；故鄉的阿哥，是一個放蕩者。所以家早已破亡沒有了的。假使和范分離，這已流浪四年的女人，當不會有來信用她和她結婚的男子。所以便是不和，也只有和范做一起。」

『但你對於那事件，到底以爲是怎樣的？』

『是問我以爲這事的是過失犯的還是故意犯的意思嗎？』

『是的。』

『我實在從那事發生以來，也曾作了各種打量；只是越打量，却越不能明白了。』

『爲什麼？』

『不知道爲什麼。事實如此。恐怕誰也會這樣的罷。曾去問那打說白的，他也說越不明白了。』

『那麼事件發生的瞬間，你以爲是怎的？』

『那時我想了的，我想（竟殺了嗎。）』

『哦。』

『但那打說白的，聽說他曾想（壞了！）』

『哦——但這不是由於那人的不十分知道他們兩人平常的關係；總直情的這般想了的嗎？』

『這或者對的；在後我也覺得我的當時想（竟殺了嗎，）也一樣的，或者是由於太知道了兩人的平常的關係，便直情的這般想了的。』

「當時范的態度是怎樣的？」

「范（嗚）的喊了一聲。於是我也發覺了，一看女人的頸頭直淌着血了。最初的瞬間是立着的；即刻曲下了膝，但被射刺中了的刀吊着身子；把那刀拔出，女人的身體便也同時向前倒下了。其間誰也沒可奈何。只呆木了看着。但確實情形我也不能說；因為當時我是沒工夫去看范的態度；只不過好似在數秒間，范當也和我們一樣罷。接着我便浮起了（終於殺了）的想念。這時范變了青蒼的臉，閉着眼立着。幕閉了，把女人扶起一看，已死了的。范由奮昂變了可怖的臉，說着（爲什麼起了這樣的過失，）便跪在那裏，默禱了好一會。」

「沒有狼狽的樣子嗎？」

「稍有些狼狽的。」

『好了；有要問你的時候，再來喚你罷。』

裁判官退下了這助手的中國人，最後便使把本人帶上來。范某作着憂愁莫展的臉；却似一個能幹聰明的男子。一眼看去，裁判官便明白他是患着神經衰弱。於是看范某著了席，即刻說道：『剛才已查問過了領班和助手；現在便得審問你了。』范某領首。

小 『你一直都不會稍稍愛過你的妻子嗎？』

叢 『從結婚這一天起，到生了孩子的時候止，這其間我是真心愛着妻子的。』

『爲什麼不和了起來的？』

『因爲知道了妻子生的孩子，不是我的兒子。』

『你知道你妻子的對手的男子嗎？』

「想像着哩；他是我妻子的表兄。」

「是你相識的男子嗎？」

「是親蜜的朋友。是他提起我們兩人的結婚的。是由他勸我結婚的。」

「那是沒嫁到你那裏以前結的關係罷？」

「當然是的；孩子是嫁到我這裏第八個月生的。」

「助手曾說着是早產哩？……」

「是我這樣告訴他的。」

「聽說孩子即刻死了的哩？」

「死了的。」

「真的死了的？」

「是受乳房窒息死的。」

「這不是你妻子故意這樣做了的嗎？」

「她自身是說着由於過失的。」

裁判官停了口，凝看着范某的臉。范仰起臉閉目等着問下去。裁判官道：

「妻子關於那關係給你明說了嗎？」

「沒給我明說。我也不想問她。因為那孩子的死，也似補償了一切，所以

我想我自己總得盡所能的給以寬大。」

「但結果還是不能寬大了的嗎？」

「是的；還留着只以孩子的死所不能償補的感情。分離着的時候，比較的還能寬大恕赦；只是妻子一到眼前，做着什麼時，看了她的身體，即刻便感到一種不能抑制住的不快。」

「你不會想離婚嗎？」

無的。」

「想是常想的；但從不會在嘴上說起過。」

「爲什麼？」

「因爲我是軟弱心腸沒用的人。因爲妻子說着若和離了婚，便不能活着

「妻子愛着你嗎？」

「愛却並不愛着我。」

「那爲什麼說着這樣的話？」

「一則因爲由於有活下去的必要；並且也因爲娘家全給她哥破壞完了沒有了；她也知道不會有娶會做過走江湖藝人的妻子的女人的真心的男子。又因爲若去尋工作做，爲了腳小，是不能的。」

「你們兩人肉體上的關係呢？」

『這和普通的夫婦，大概沒兩樣。』

『妻子對於你，也別無同情給你嗎？』

『總不能覺得她是同情着我的。——在妻子方面，和我同棲着想來一定是非常的苦痛的。但她的忍受苦痛的忍耐力之強，真是在男子所不能想像般的。我的生活的漸漸在破壞下去，妻子只不過以殘酷的眼看着。她以一種切合不稍小露隙的心情，冷然的傍觀着我的想入真實的生活中去的苦悶着。』

『你爲什麼不能取積極決斷的態度？』

『因爲我想到了各方面的事。』

『所謂各方面的事是怎樣的事？』

我想到了自己要出於過失的行爲。——但結局這一個想念總得不到什麼解決。』

『你不會想過把妻子殺了嗎？』

范不答，裁判官把同樣的話問了幾遍，但范某也不即刻回答。一會答道：

『以前常想她死了才好呢？』

『那如果法律許你，你或會已把妻殺了罷？』

『我決不是怕法律，想着這樣的事。我只不過軟了心腸沒用罷了。我心腸雖軟，但想在真實的生活中過活的慾望却很強。』

『在後你一直不會想過把妻子殺了？』

『沒有起過決心；但是想了的。』

『這是比此事件前多少時候？』

『那便是上一夜；或者是今晨。』

『在此之前，也曾起了爭吵嗎？』

「爭吵了的。」

「爲了什麼事？」

「爲了不必說的沒意思的事。」

「但且說來罷。」

「——便是爲了吃的東西的事哩。肚子餓了的時候，我的脾氣便會變壞。」

小 那時代爲了妻子緩緩的怠惰的預備飯菜發了怒。」

業 「發得比一向更利害嗎？」

書 「並不。只是激昂了好一會。因爲近來正是我焦急難堪着自己的沒有真實

的生活的時候。入了牀，也總不能睡去。昂奮了起來的種種念頭都浮上了。我覺得我左思右想的急急想做的事，不能決然的得到，懊惱討厭着的東西，我又不

能決然的拒斥；彷徨不安的這樣的生活，都是由於和妻子的關係上引出來的。

自己的未來，什麼光明都沒有。自己心中是燃着求得此光明的慾望；並想燃到不能燃起才止。至於不欲使我燃起這慾望的，便是我和妻子的關係。但火却也不會完全消滅。正不穩的，搖搖的醜怪的薰燃着。我想以此不快和苦悶把自己中毒。全部中毒了的時候，自己便已是死了的；會成活着的死人。自己雖則到了這樣的地步，但也還努力着想忍受這一種苦悶。一方面也反覆着能由她自己給我死了才好呢的可卑的不潔的念頭。既如此；但爲什麼不把她殺了。殺了的結果會怎樣，這倒不是目下的問題。或者得入牢獄。但牢獄的生活當不知比目下的生活好多少呢。那時便到那時再說。到那時所起的障礙，不論怎樣的只要破了便得。或者任你怎樣破也破不了，但若能起了誓死要破了它的決心，那便就是我的真實的生活。——這時我幾乎忘了妻子在我傍邊。我纔疲乏了。雖說是疲乏，但不是想睡的疲乏。我茫然了。緊張了的氣勢寬弛了；從而殺人一念

的影子，也就漸漸糊了。我感到了惡夢中受驚後一般的悽惶心思。一方也悲傷着會那麼的打量下來的心思，竟於一晚之間這般的縮變了的自己的軟弱的心腸。——終於這樣的到了天亮。我想妻子這一晚也不會入睡。」

三 「起來之後，兩人又和平常一樣了的嗎？」

「兩人都說話沉默着。」

小 「你爲什麼不想逃避了你妻子？」

「你以爲由我所希望的結果上說來，逃避了也能有同樣的効力的嗎？」

書 「是的。」

「但我看來是完全兩樣的。」

范這般說了，便看着裁判官的臉，沉默了下來。裁判官表示出和善的臉，領首示意。

「——但是作了這樣的打算和想實際的把殺了之間，還留着一個大的遺漏。那天朝上起，我不知怎的一直奮昂着，從身體的疲乏來了不舒服的沒彈力的神經的銳敏。我因了心緒不能靜止，一早便到了外面，在沒人的地方踱着散步。我反覆的想，我總得怎樣的做一下方好。但上一夜般的想殺人的念頭是不再浮起來了。還有對於那一天的演藝，我也不擔什麼憂。如果那事件多少我事前會想及過的話，我想大概我便不會選定這一種演藝的。因為我們能演的技藝，其他尚有不少。那晚終於輪到了我們上舞台去了。便是那時，我也還不會想及那事件。我依然和平常一樣的，爲了給觀客知道我的刀的銳快，割紙或插上舞台上給他們看。一來敷上了厚化粧的妻子，穿了鮮豔的中國服出來了。那樣子和平常完全沒兩樣。表示了帶愛嬌的笑，向看客方面作了禮，便去到板前，直立在那裏。我也就取下了一把刀，在相當距離處，和妻子正面對立着。上一夜以

來，到了這時兩人才對看了的。這時我終感到今天選了這一個演藝的危險。我想我總得極力以緊張仔細的心情演這技藝。我也想我得極力鎮靜今天起來的興奮和不穩的銳敏了的神經。但一直透進心底的疲勞，任你怎樣的想鎮靜也不許你的。這時起我便感到了我自己的手腕的不可靠了。我曾閉上了一瞬間的眼，想試把心鎮靜起來。這時感到了昏昏的身體的搖動。時候到了，我先向頭上放射了一刀去。刀去刺上了比平常高一寸的地方。接着向妻子兩手與肩平舉起了的腋下各射一刀。刀離去手指頭的時候，似黏上了什麼黏性的東西。我已感到自己並不知道刀將向何處插去。每射出一把，我總覺得（幸好的。）我只是想鎮靜下來，但這反爲了成多意識的了，手腕上就只感到不自由。向頸的左面放射了一把。接着想向右面放一把的時候，妻子忽的表出了奇怪的表情。難道妻子豫感到了那刀就此會飛射過來刺上她自己的頸的嗎？這到底怎樣可不知道。我只

感到了這恐怖的劇烈的表情，在自己的心中，也以相同的強度起了反射。我感到了眼昏；但便此用了勁，在黑暗中幾乎眼似遮蔽了般的，無的的，把手中的刀放射了。……」

裁判官沉默着。

「我便想終於殺了。」

「這是什麼意思；是說故意殺了的意思嗎？」

「是的。忽的感到了似是故意殺了的。」

「聽說你在後跪在死人邊默禱了的呢？」

「這是那時偶然在心頭湧起的刁詐的手段。因為我知道大家都以為我是真心的信仰基督教的，所以便裝出祈禱的樣子，一邊在決定我自己在那樣的時候應取的態度。」

『你也想你自己做了事，整個都是故意的嗎？』

『是的；但我即刻就想這能給人看作是由過失殺了的。』

『但究竟有什麼能使人把你想作是由過失殺了的？』

『是我的失了度的心。』

『就此你以為能巧妙的把衆人騙過了的嗎？』

小 道 三
『我在後一想竟昏倒了。我總得極力表示出我的很自然的吃驚，也得多少着慌，也得悲傷起來。但如果那裏有一個感覺銳敏的人，我想便當然會發覺

書 叢
我的的是故意犯了的。在後我起了那時自己的樣子竟流了冷汗。——當晚我起了無論如何總得使自己成爲無罪的決心。第一關於這兇案，客觀的證據竟一個也沒有，這事我能感到非常的安心。當然大家都知道我們兩人平常的不和；所以我若被想作是故意殺了的，也是沒可奈何的。只是我自己總得隨處表示出我的

是過失犯便是。平常的不和，或會使人下推測。但這也不能成爲證據，我想結果自己會爲了證據不足，成爲無罪的。於是靜靜的在心中反覆想那件事，在肚內預備着總得使人想作是很自然的過失犯般的陳述。但這其間，不知怎的，起了爲什麼自己會這樣的把這事斷定是故意犯的疑問。我想前晚曾起過殺人的念頭，難道這便是使自己斷定是故意犯的原因嗎？漸漸的連自己也莫明究竟起來了。我即刻奮昂了起來。終至於不能靜止般的奮昂起來了。愉快得非常。感到想用什麼大聲來叫喊一下。」

「你自己也能想作是過失犯了的嗎？」

「不，那還不能。只不過因爲自己也完全明白了，究竟是過失是故意。因爲我想若什麼都實說了，便此也能成爲無罪。在現在的我只想成爲無罪便是。因爲我想若爲了這目的，把自己欺了，裝出是過失；倒不如說了究竟怎樣自

已全不知道，反能對自己忠實；且這樣也更為有力。我已不欲定說是過失的了；但反之我也決不欲說是故意犯的。因為我想就此不管是那一方面，我的自己都已完了。」

三 范某沉默了。裁判官也沉默着一會；便獨語般的說了。

通 『大體上看來，說的都不像謊。』他說道：『但是你對你妻子的死，一些小也沒有悲傷的心嗎？』

叢 『完全沒有。我便是在以前對妻子感到怎樣的強烈的憎惡的時候，也從未書 想像到過能以這般快爽的心緒說着妻子的死的自己。』

『好了，退去罷。』裁判官說了。范某默默低了頭，便走出了那裏。裁判官不覺的也感到興奮在自身中湧了起來。

他即刻取了筆，在那裏批下『無罪。』

厭世家的誕生日（佐藤春夫作）

查士元譯

看過現代文士錄的人，或者會知道，我的誕生日是四月九日。

我不能知道，生到這世間來，這事究竟是否果如一般人所說，是很可感激的。我也時時發着『若不生到這世間來不倒好嗎』的嘆息；——不單是常常發着，竟至發得太多了。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厭世家。但這回我又得見到我的第三十一次的誕生。不知在什麼時候，我的年輕氣概，已被消磨了。是的，以我這年歲看來，我似太早老了。便如這一次的誕生日，也似來得太早了。所謂誕生日，果有可說的價值的嗎？我已失去了對此在我心中激論起來的意氣。只柔順的，妥協的想，總之世間的人，大家都這般做，我也就跟着世間，祝一下自己的生日罷。不管它有意義沒意義；如果可能，我也決無不想把人生愉快的過一天的

道理。

近來我藉了某種機會，工作稍能順利進行，得能有了在我是充分有餘的零用錢。——但我毫無想把此去貯蓄起來的念頭。我以為浪費的愉快，比有了貯蓄的愉快（我雖一次經驗都不曾有過。）大多了。或者是因為我到現在一次都不曾遭逢到過物質上的窮困，我終沒有積下貯蓄，以備晚年的那麼神妙的念頭。說句無恥的但是實話，我想便是借了什麼事端，去死在野路上也好。這樣的死法，或者是苦痛是寂寞的；但我決不以爲是怎樣的可恥。我是這般不知世事的人；這樣的我，却時時爲了有了錢困惱。這般說時，或者該得重重的罪罰；原來世人以爲是很可感的錢，在我却一向都不覺得可感。因此我便常常爲了有了錢，感到似孤獨般的情緒。更因此我便是受了他人金錢上的照顧，我也不怎樣的留在意中。我也便此去請求稿費的加價。我其實不要那金錢的本身。

只不過不願太被人欺。在現今的社會狀態上，表示敬意的方法，除了多支付些金錢，便無他法。怎麼樣？如果尚有他法，則我便只要多多受得些尊敬和同感，把稿費減價也好。——這等事我也在想。我近來曾以此為藉口，漲了我的稿費的價。對了，這時以活動家出名的那位雜誌社社長，聽了我的理由後說道：——

『稿費一事，那就照辦。……但我對於金錢，總不能起卑視之念。金錢，金錢，簡單說來，那是對於自己的血汗和智慧；所以不重視金錢，便是輕視自己的血汗和智慧。』

『誠然，這是對的；』這時我答了：『但此外，在我們的工作中，不只有血汗和智慧；有時——有時在那里賠上了淚。——所以只此一點，我覺得現今的對於此項工作的報酬除了付些錢外別無他法的在會狀態是不滿的。』

『你也不覺的戴上了無產階級者的面具了！』

『爲什麼！爲什麼！我是有產階級者，——我已到了有產階級的根性的爛熟！』

三 我當然不會覺得這樣的自己是了不得的；只感到自己是生成在這麼不受跟着世人走的一種吃虧的根性中。——把這吃虧仔細想時，便茫然的感到：我便不自覺的，也必定會有別的什麼來給我償補着的。所以我也不說太愚癡的話。總之，我只要有了錢，便想把它化完。這般我便常常困惱於如何把錢化法中。若說是有妻子，我也想或者我得爲子孫置一頃良田，爲愛妻做一身輕羅。只是不幸得很，我爲了沒有這樣的人，我還是得把錢化在我自己身上。我這麼的男子的脾氣確是古怪：沒錢的時候，太想着了心要的東西；所以一有了錢，沒錢時曾想要的東西，反都不想要了。這是因爲日常生活，我便只在寓所的樓上，

無名作家的日記

也能滿足；因為那些都不是說要有，便一日也不可以缺的東西。

我有了錢的時候，見了有生氣活潑的人便覺可羨。——我若要有，總得是百萬元之數。若在百萬元中，那我也就會有我的夢想。但我只有三百元，所以我反覺氣悶。把錢想得是很可感的，化錢便也覺得愉快。但我是在不能覺得可感的苦罰中；便是化，也不會有像是有趣的化法。在這樣的時候，我想我若有了慈善心，同時又有能把那些想作是善事的真純心，那我就得了解放了。只是實際上，什麼慈善，在我真是免了哩。——在我的地位上看來，自己不覺可感的東西，叫人家感激，我以為是不該的。

我把那錢放在桌子上。那夜忽然想着了再過一星期，是我的誕生日了……對了！這錢用作慶祝自己的誕生日罷。

這般想時，我就得了化錢的法子，因此在三十分鐘間，我見到了有了活潑

氣的自己。我大約可有十五人左右的客人。我便數了一下我的十五個知己。我想把他們的一個個名字寫在這里，但諸君所知道的人大概沒有罷。因為如果都是我的文士朋友，那這十五人，或者會十五人真是聞名的人。只是巧逢着我，在同業者的朋友中，要好的朋友一個也沒有。所以這時我屈指數下來的各人的名字，也就不記在這里；只假定的把他們記作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我把這些人假想作是我的客人，但這些人中，在我的誕生日的客中可說是必不可缺的那麼的人一個也找不出，這我也不覺得悽寂。把這些人一個個吟味起來，總之那些人中，一個個人和我都有共通的世界。只是這般的相集一堂的機會還一次都不曾有過，已可見在這十五人中，不似有一致的空氣。因為A是貴婦人，B却是貧窮的學畫的學生；C是醫生，D却是小學教師的夫人；E是雜誌記者，F却是行商人，G是學生，H却是小店的夥計。這般無論如何

也不能叫大家沒成見的共國一桌。只在我一個人覺得這樣是好的，可是其他各人真是爲難得很了。——想到了這裏，我當然即刻把這念頭拋了。——反正這本也不是成算已久的念頭。

我覺得厭惡，也覺得癡愚，更覺得消沉了起來。便把在桌上的票夾要丟了般的塞進抽斗中去。這般沒有必要倒還是竊賊來偷了去好的錢，但我還是把那抽斗上了鎖。這並沒什麼理由。大概是因爲那把錢看得很重的我們的社會的習慣和祖先的因襲，遺傳在我身上，使我在無意中這般做了的。正和諸君讀了我這一段話，會覺得寫着的是多麼不正經不該當，其理由完全相同。

這般的灰心，倒可不必。在誕生日沒來之前，其間總會有很中意的化錢的法子的。我這般自慰着開緊了最近晚上散步時買來的八音琴，睡進在床裏，喝了八杯『加爾孟金』，把八音琴放出來的歌聲當作催眠歌的睡了。

我在報紙上見到台爾斯尼斯以來第二回法蘭西美術展覽會的帶介紹的批評，大概是九日的朝上；——雖說是朝上，但我們照常的覺得已是正午了。我即刻立定了主意，決定去看展覽會。是天空明朗晴爽的好天氣；只想着了這好天氣，竟忘了是自己的誕生日了；但我即刻想着了這事後，便覺得如果在展覽會中，有了我能買的那麼的價格的中意的作品，那真是很可感激的。於是我就身叢輕心爽的走了出去。

且說在展覽會中看了許多的畫，其間我只找見了一張中意的畫。是一張小的速寫。是出於名叫拉伯都的人的手的，畫題爲「U島。」是怎樣的畫家，我可不知道。這一位畫家的畫，合水彩畫和油畫共有十二三張。水彩畫放在比油畫還前面的室裏。當看到那水彩畫的時候，我便已這樣感到，那作家與其說是

有手腕的人，倒還是說是有靈感的人。後來看過來時使我留眼的，便是這一張『U島。』雖是這樣一個畫題，但島的風景什麼也不畫上，在我看來，——還是改作『旅愁』不更好嗎？這茶褐色的黃色的畫面，屋內的牆壁比風景畫得更好。隔了牆壁中央對海開着的窗，有模糊的似繫着舟的水邊，遠遠又有樹和屋子等。是這麼的一張散漫的構圖，又因為是被掛在屋角裏，恐怕看了這會場的大半人不會記得罷。這一位畫家，在靜止淡樸的一點上這一張畫是頂透澈的。因此曾經賞味過看過了種種畫的我的眼，來到了『U島』前面，好比遠遠見了熟識的朋友的臉一般的心理，不覺着眼在那里了。這般在我眼瞳中的東西，在那瞬間，便好似不是畫，同是一個很親熱的相對着的眼瞳。是把疲乏的身體，坐在海濱小小的寓所的一室中的旅人，望着窗外時的眼瞳。藉了這旅人的眼瞳，我便也見到了U島。若不是太陽的沒落之光，一定是靈魂的沒落之光。如果天

空不佈着雲，一定是心上佈着旅愁。這一張畫在薄光中的沉糊着。色和形都是素樸的；但因了那詩情，畫也就豐滿了，真是油畫成的東洋文人畫的面影。拉拍都這人的作品，看去個個都有這樣的感想。我便不覺想要得拉伯都的畫了。只是那畫，以我所有的錢是不夠的。但足夠去買這畫的錢，在我決非難有。不過得以我還沒有想定的原稿，去借錢罷了……

小 我走過了拉伯都的諸作品，用眼去賞味此外各人的作品走着；但心中還是繼續想着去買那一張『U島。』

書 我走進了會場內的一升茶室去息足。這時也走進了那里，喚了我的名字的，是已經五六年不見了的舊友。是一個畫家。我和他是一時會非常要好，但不覺的疏遠了的情誼。但從前的友情，終於仍把我們導到了同一桌上去。

無的罷？」

「有名叫拉伯都的呢；那到底是怎樣的人？」

「哦，你中意了罷？是的，他的畫中確有一種靈感。他也可說是 Intimist

「Intimist？——這是什麼意義？」

「是啊，從「親蜜」這字來的，和「神秘」也相異。——你且去翻翻字典

看。——像羅敦便是這一派的代表。」

「哦，」那麼精通的事我可不曉得。我只謹聽這位朋友的說話。

「他說道：『拉伯都嗎，確不壞。但佛拉馬那麼寫實的根力沒有；杜倫那麼厚重的真實，羅敦那麼深奧的幻想都沒有……。』」

「啊，那是……」我隔斷了他的話，叫侍女看帳；一邊說道：『這或者是

對的。但我只覺得他那幽情是好的；還有那沒苦痛，沒做作的畫起來的地方，——有氣韻，不俗！」

「哦。」

三 他大概是和我同意；但又不像同意我般的。我們便此走出了這茶室；這時他但欲實驗我的話一般的，自己走在我前面，回到了拉伯都的畫那里去。

小 他立停了一會，似在賞鑒拉伯都的畫，說道：——

叢 「不行，不行。」

書 「？」我看着了他的臉。

「不，畫確不錯；但你要買這畫是不行的。這個，啊，不完全像你的世界嗎？這是自己把自己迷了的作品。——是自迷的鏡啊！你爲什麼不喜佛拉馬的那……」他說着便目示就在這邊的那一張畫；「那靜物你怎麼沒說要？你看自

然的有迷力的溫存和可親，不是在那里發光嗎？並且大小也正方便……。」

「但是，太貴。」

「可是却有銷路。……我不是說定要你買的意思。不過爲了以賞鑑爲目的啊。……如果覺得佛拉馬還不夠好，佛倫特倫的怎麼樣？看了嗎？麥稈細工般精緻美麗的色彩；那倒不可小視的哩。最覺得好的，祭日的少女般晴朗愉悅的氣味，那不是很悅目的嗎……。」他雄辯一般的這般親蜜的說着。他說他不願推賞和我相反的無益的來慰藉我；他寧願把能涵養我的推薦給我。這的確不是惡意的忠言。他雖和我五六年不相見了，大概讀了我的作品罷；他了解着我的安閑消極的心意。這微微感動了我的心。

「佛拉馬和佛倫特倫？相差很遠的兩人，你把來推薦給我，你的這意思我也懂得。」我實在稍微有些惱了的說着。——但是在人羣之中，所以我用了低

低的聲音道：「既這般，那麼台菲你看怎麼樣？那眩目的海和跑馬場的畫家？啊，那個，使活着的一刻刻都會是無限的歡樂，暢達的絢爛，目不暇轉的急進的，男性的……。」

三 我說着這些話的時候，忽然的有人給我們攀話；轉過頭去，原來是我們的先輩某君的全家，也來參觀，把我們找見了。

小 二十分鐘之後，我雜在這些人中，茫然的出了會場。什麼也沒買。只是終於不能決行那打算。——若是獨個兒的時候，或者已經斷然決行了。所幸我相信我所選中了的畫，決非是衆人爭着要講的一類的畫；所以我想下一次一個人來偷偷的買了去便得。

在看了畫的展覽會回來的途中，一切現實的風景，也都似和畫一般了。看了好的畫後，我常會喚起了自己曾有過一些的。如今容易忘去的畫興。這里名

叫Creyhound的酒場，沿着運河；窗下便是河水。近邊的大橋下的半圓形洞裏，出現了一隻船。那船不是 gondola，（威尼斯河中的小艇）——或者竟是載着肥料的。這也不去管它；傍晚已近了，水上映着對岸窗裏的燈光。我凝看着窗外。早就在那里獨個兒喝着我的朋友，捉住了我的視線，說道：——

「啊，是Taharrar啊！是Whisra！噫噫，是「河畔」哩！」

這醉漢用了大聲，似說着舞台上的科白般說了。

「哈，哈，」我也笑了：「是「河畔」哩？」

我們想起了五年前只我們兩人共通的話，如今重用來通意，覺得很愉快，今天我在展覽會會場偶然碰着的我的朋友的一位畫家，非常的愛河畔邊。——他說過一來到了河邊便感到情慾那麼奇妙的話；我們便想起那時候的事歡笑了。

「噲，我覺得你還是帶着你的好處。這般的碰着了你啊，啊，碰着了你我

便又回到了從前的情態中了。是「河畔」了，哈、哈、哈！」

我的朋友不覺間真的醉了；到了完全沉醉了，他便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中，示給了我他的特有的親愛。——聽說他怎樣的喜歡這裏的酒場，他常常來到這裏；所以今天出了展覽會會場，把我也遠遠的誘到了這裏。或者是這地方是他熟慣了，便這樣的一忽就醉了的。他的醉態是非常急速度的增加了。

「噲，你也還保有你的好處啊。保重些啊，請自尊啊！別這般老是說着悲傷話。啊，自重些，自重些啊！——好，我給你說了罷？——只要是你的作品，讀了總說是好的，有那麼愛讀着你的作品的美人哩！……」

「哦？這是騙騙耳朵的話罷。」我強忍着朋友越狂歡時我所越覺得的沒興趣，答了他的話，——但却也並不怎樣的不愉快。

「噯××××」他叫着我的名字立了起來。我吃了驚。——因為便是我也

無名作家日記

總算是略略聞名的文士；在這里其他還有五六組的客人的地方，被不知將要說出些什麼來的這醉漢叫着自己的名字，便不禁發驚。但那朋友一直不客氣的；「噲××××」的，又使我吃了驚；「噲，那麼愛着你，迷於不見的戀情中的女子，是名叫O的；記着罷。——不要忘記。她說是你的作品，什麼都愛。所以我也在那女子那里借來，把你的作品讀了的哩。什麼！一個個都是沒價值的象牙之塔！——這般說時O便發了怒哩。她是美人啊！Sweet and twenty（二十好年華）——確不是謊啊！是美人哩。她太把你稱賞了，我便起了妒！但我對她說我認識你，便此得她允許和我做了朋友。真是美麗的女人呢，漂亮！我說了我知道了你的住所，便把你介紹給她。——你太壞了，各處走着，不給我知道住所。——我已和那女子做了好朋友哩！一塊兒也會散步過了。走到了白鬚神社的境內，兜了圈子……。」

「又是來到了「河畔」了嗎？」

「是河畔啊，是半獸神（Paw）啊！我也對那美女（Nymph）求過給我親過嘴哩。不聽我說嗎？不要發怒啊，朋友，請恕我罷，那是愛着你的美女啊。——不要發怒。不聽我？轉過了頭去了嗎？唉唉，哈，××××，他說若是你，她便也答應。……啊，這可糟了，她當我是危險人物了！哈哈，哈哈。我想她便此會和我絕交了的罷；却竟不覺的已和我結了婚；又到了中國去了……」

醉漢踉蹌的立了起來，做着游泳般的手勢，似說白，也似唱歌般的叫喊

道：——

「披霞納是敲的啊！」

音鍵是彈動手指的官能啊！」

是河畔啊，

是生命的極樂啊！」

我完全沒了主意。我也不會想及他會成了這樣壞相的醉漢的，竟約了他在誕生日和我晚餐。但總算得了侍女們之助，纔把他抱住，算給了帳，走了出去。我的這一位朋友，似去立在電桿邊小便着，我稍稍遠離開了些等着他；但不覺間便不見了他。——我也因為稍微醉了些，想一個人回去罷。但總有些懸心；便又回到了剛才走出的那 Greyhound 酒場去。到了門口，便聽到了裏面傳出來的亂敲和披霞納聲；我知道了我的朋友在那里，便得安心逃走。

再下去可也沒趣了。——但剛才的怎也可算是有趣？不打算去碰着朋友但卒竟碰着了的我，到了只一個人的時候，便又踱上銀座街去了。獨個兒在銀座街上走着的小說，我一直太常常寫了。這一夜的散步，和平常的也沒什麼相異。只稍稍兩樣的，便是我比一向却多帶了不少錢。我想早些把那錢化了。——

拉伯都的那張「U島」買了來便好了！……我想起了這樣的事，便自然的回想到了今天一天的事，也別無什麼理由的，我回想到了方才那麼的分別了的醉漢朋友，和那醉漢胡說了的不知是謊是實的——只多少似有些根據的——所謂〇的女子。我不覺嗤的笑了出來。——

「披霞納是敲的啊！

音鍵是彈動手指的官能啊！

是河畔啊，

是生命的極樂啊！」

這般說了的他的話，我似也記住了，因為不覺間我自己的唇間竟也念着了這樣的胡亂的句子了。「真個」我嚴正的對自己說：「那醉態是極樂！我也想那麼的醉一下。……」我接着又想道：「那人叫我自重；又說了沒價值的象牙

之塔。……」——我斷斷續續的想着這些，同時在找尋着自己想要的東西；在銀座街的兩面來回走了二遍。但沒一件東西留在我眼裏。

『……對了。』一會我想着了：『如今將到初夏的大好時節。要健康，散步是第一重要；倒想買一根手杖。——好的手杖當然有。那蛇木（Snake-wood）的粗的——有銀的握手——那銀的握手上，有飽受風吹的帆船的彫刻。那個便好。我想要那根手杖的時候，但錢是不夠了。——說過是一百四十塊錢。到那店去看看罷，到那店去！』

但到那店時，那杖已沒有了。對了，我還是在一年前見了的。我沒法便買了根便宜的手杖。——但也不是可厭的手杖。只不過對於那根蛇木的手杖，因為已沒有了，便能感到它的豪華趣味的越好了似的。我不覺起了奇妙的念頭：——原來在我到現在的生涯中，想要却不能得的東西，想寫却不能寫的東西，

不想分別却不得不分別的人，這許多東西，若到了一個我們全然不知的什麼地方去一看，竟全是這些東西，一個都不缺的在那里。這樣的地方不會有嗎？若到了那里，我所引為安慰的屋內的最中意的東西，便也都整美的具備着。在那里第一便有她在月下的廊上等着我；我要的，那里沒一件沒有。蛇木的手杖也有了；忽的想着的今天所要的一瞬間，那里牆上竟也掛上了那張「U島」的畫了！啊啊……我真是想着了何等可笑的念頭走着哩。

……走過了一爿店的前面後，我又退回五六個門面，便走進那店裏去了。我想買在那里放着各種遠足時用的坎具的籃，便對那店員說道：——

「只要一個人夠用的東西；但却要什麼都全備的，——那麼的可有嗎？」

「？」店員作着自己都懷疑着自己的耳朵般的臉，不解的看着我的臉說道：「只是遊山遠足的用具，人數還是多些好罷。」

『啊，這也對的。』我聽了自己本也完全知道的話，不知怎回話才好。却終於決定買一隻五人用的籃了。便對自己說道：『反正朋友既沒有，想去遊山遠足的人當也不會有。』

店員縛着我買的東西；說討好話道：『啊，有了這些預備，尊夫人小官兒們連女僕的分也都可裕如了。』

我不給答話的望着他縛着；不安的說道：『噲噲，那可不必這般縛也得啊！是籃哩，這般拿了不也好嗎？』

我把新的手杖夾在脇下，把他說着要給發送的東西——稍大了些的籃自己接受了來。——走了五六個門面的時候，我後悔着爲了一時的乏味的念頭，把那麼可笑的沒用的東西買了來。我心想走去如碰到有誰說着要這東西的人，那便給了他也好。我想把誰捉住，這東西便就給了他。——『啊，這個送給你。』

快樂的遊山君；只此——有五個人用的，尊夫人孩子們女僕的分都有了。」

我立在銀座街的十字路口，我似想說出，啊，如今我要到，我自己要的東西那里都有的家裏，——要到「完滿的幸福之家」去，到底得坐那一個電車般的，茫然的立在那十字路口。放下了手中越重了起來的籃；臨下的新的手杖似將滑落下來；我對此懊惱憤怒的，最後却茫然了。我便自己對自己說了：——

「工作是徒勞的！」

錢是沒意思的化！

是沒價值的象牙之塔！

是生命的堂堂的巡迴！」

三通小叢書新刊書目

(二)

名家創作選★	一〇〇一	魯迅郁達夫等
名家散文選★	一〇〇二	茅盾豐子愷等
英文學習法★	一〇〇三	林語堂詹文滸等
兒童戲劇集★	一〇〇四	本局編輯部
超人★	一〇〇五	謝冰心著
鄉間的悲劇★	一〇〇六	蹇先艾著
阿Q正傳★	一〇〇七	魯迅著
野草★	一〇〇八	魯迅著
地上的樂園★	一〇〇九	盧隱女士著
西施與昭君★	一〇一〇	顧一樵等著
荒地★	一〇一一	方西著
文飯小品★	一〇一二	周作人著
素十箋★	一〇一三	陸晶清著
愛曆小札★	一〇一四	徐志摩遺著

創作集	錦★	一〇一五	張資平等著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六	高斯華綏等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七	愛倫坡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八	莫泊桑等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九	克萊斯特等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〇	吉百齡等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一	劉易士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二	法朗士等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三	霍普特曼等
子愷隨筆★		一〇二四	豐子愷著
聖陶隨筆★		一〇二五	葉紹鈞著
冬兒姑娘★		一〇二六	謝冰心著
戀史★		一〇二七	盧隱著
平屋隨筆★		一〇二八	夏丐尊著
蛤藻集★		一〇二九	老舍著

春	風★	一〇三〇	張天翼著
彷彿	程★	一〇三一	魯迅著
吶喊	賦★	一〇三二	魯迅著
幽默文	選★	一〇三三	林語堂著
朱湘隨筆	筆★	一〇三四	朱湘著
新時代的舊悲劇	劇★	一〇三五	老舍著
長明燈	燈★	一〇三六	魯迅著
花邊文學	學★	一〇三七	魯迅著
茅盾選集	集★	一〇三八	茅盾著
自己的文章	章★	一〇三九	周作人著
平屋雜文	文★	一〇四〇	夏丏尊著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1	選1★	一〇四一	謝冰心等著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2	選2★	一〇四二	蘇綠漪等著
蜜味的夜	夜★	一〇四三	張天翼著
正在想	想★	一〇四四	曹禺著
驢子和騾子	子★	一〇四五	魯彥著
塔的秘密	密★	一〇四六	巴金著

遲	暮★	一〇四七	郁達夫等著	
懶	情★	一〇四八	歐陽山等著	
懶	英	集★	一〇四九	諸名家著
惠澤公	公★	一〇五〇	魯彥著	
茅盾隨筆	筆★	一〇五一	茅盾著	
女兒	心★	一〇五二	落華生著	
文	珍★	一〇五三	林徽因等著	
地	箭★	一〇五四	寒穀等著	
慘	經★	一〇五五	許傑等著	
冰心散	文★	一〇五六	冰心女士著	
不	書★	一〇五七	丁玲等著	
橋	上★	一〇五八	魯彥著	
嚴肅的	活★	一〇五九	張天翼等著	
梅	春★	一〇六〇	張資平等著	
平常的	事★	一〇六一	葉紹鈞著	
春光不是她的了	了★	一〇六二	葉紹鈞等著	
初戀	戀★	一〇六三	巴金等著	

無名作家日記★	宮美子的脚★	河童★	雪的夜話★	美的少年★	冰結的跳舞場★	惡魔★	某傻子的一生★	男清姬★	鐵窗之花★	雪地★	猴子★	出獄★	五十元★	殘冬★	雪的除夕★	海的圖畫★
一〇八〇	一〇七九	一〇七八	一〇七七	一〇七六	一〇七五	一〇七四	一〇七三	一〇七二	一〇七一	一〇七〇	一〇六九	一〇六八	一〇六七	一〇六六	一〇六五	一〇六四
菊池寬等著	谷崎潤一郎著	芥川龍之介著	里見弴等著	有島生馬等著	中河與一等著	谷崎潤一郎等著	芥川龍之介著	近松秋江等著	林房雄等著	何穀天等著	臧克家等著	何家槐著	王統照等著	茅盾等著	張資平等著	羅黑芷著

小	隨	詩	現代詩家評★	名家譯作選★	胡適論文選集下★	胡適論文選集上★	五月之夜★	石榴石的手劍★	淑女★	保羅的罪狀★	迷途★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小	克	羊	歸
草★	詔★	話★	一〇九四	一〇九三	一〇九二	一〇九一	一〇九〇	一〇八九	一〇八八	一〇八七	一〇八六	一〇八五	一〇八四	一〇八三	一〇八二	一〇八一
許傑等著	魯彥著	朱湘著	朱湘著	魯迅等譯	胡適著	胡適著	哥果爾著	庫卜林著	杜斯亞夫斯著	卞脫等著	托爾斯泰著	薩伐格著	安特列夫等著	法朗士著	莫泊桑著	莫泊桑著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中西文具	機關用品	繪圖儀器	中西書籍	雜誌刊物
運動器具	各種掛圖	教育用器	兒童玩具	風琴樂器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二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二十日發行

無名作家的日記

菊池寬等著

查士元譯

編輯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代表人 中村正明

發行者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印刷者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三通書局印刷所

門市部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分 局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 興 安 街

代理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

各大埠各大書局

H. 51
101035

